

中華書局印行

酒
惡
花
愁
錄

上冊



滕學琴編

一冊
四角

女子拳法

中華書局發行

女子爲國民之母體

育爲強種之原是體育爲

女子所必要。拳法又爲女子體

育所必備。惟屬於女子用者。向無拳

法專書。於女子體育進行。不無障礙。

本書內容。爲我國著名武藝專家之

舊作。參以編者十年來之經驗支配

而成。所取材料。皆柔順而平易。務適

今於女子生理爲度。首椿手次

操手。空手。分類纂輯。無論

教授自修。均極適用。

自敘

予性憙說部而才不逮作者居恒不輕言著書乙卯秋仲羈旅南昌筆禿鐙昏課餘成此都計十三萬餘言自視不敢濫廁於著作者林尤不欲謬詡爲文章能事口所欲言吐筆亦隨之而已旣而以脉王子瘦湘瀏覽一過乃爲署其端曰酒惡花愁錄蓋取黃詩酒惡花愁夢多魘句意也王子其許我矣吾又安得千金自享乎哉乙卯仲冬扁舟自識

酒惡花愁錄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剔青釭新填感逝詞 | 浮綠燈小集迎秋院 |
| 第二回 | 窗外天桃驚鷺夢 | 筵前華燭絮話歸心 |
| 第三回 | 納良規斂手閱牆爭 | 飽艷福銷魂金屋貯 |
| 第四回 | 懽女兒蘭閨生怨語 | 談豪傑月夜作清遊 |
| 第五回 | 謀進化學校賦新礪 | 動官威府尊頒厲訓 |
| 第六回 | 虔禮佛重證舊因緣 | 浪吟詩喜添新伴侶 |
| 第七回 | 講風騷促膝接宵談 | 傷墮溷證心銷綺孽 |
| 第八回 | 談自治五大令受窘 | 論新章萬刑幕解圍 |
| 第九回 | 開盛會學界破天荒 | 致訓詞長官鑽地窟 |

- | | | |
|------|----------|----------|
| 第十回 | 紀鏡寰大肆懸河口 | 虞文福暗結保界團 |
| 第十一回 | 腐紳士咬文嚼字 | 蠶鄉民敗產傾家 |
| 第十二回 | 旁觀客冒雨發陰謀 | 莫逆交傾樽申正誼 |
| 第十三回 | 敘歷史小學校現形 | 忤監督莽生徒入獄 |
| 第十四回 | 荆棘當途並羈縲鯁 | 薰齋入器雙作曹邱 |
| 第十五回 | 研教育斗室集羣英 | 賣癡獸晨餐謀小醉 |
| 第十六回 | 敲詩把酒忙裏偷閑 | 治國齊家小中見大 |
| 第十七回 | 憐同病幽憤訴家庭 | 聽方言新書翻目錄 |
| 第十八回 | 迎輿小語視學爭風 | 隔舫狂譚書生落水 |
| 第十九回 | 跪庭闈委曲慰親心 | 謁函丈從容談性理 |
| 第二十回 | 講新聞鄉村構奇變 | 讀報告書牘選諧文 |

第二十一回 憶舊情良宵對月

聞警報平地驚雷

第二十二回 占三從二物與民胞

推己及人水深火熱

第二十三回 隊官發語別有肺腸

總鎮過行幾無面目

第二十四回 顧得錢陡遂發財願

黎滋勇首建勸降功

第二十五回 念民艱紀鏡寔賈禍

急友難洪匡白輕身

第二十六回 柯部長仗義救書生

梁統領施威刑志士

第二十七回 談縣事黎滋勇薦賢

攬幕才胡天舟佐治

第二十八回 楊紳士白頭請願

張中軍錦服榮歸

第二十九回 兵遂匪小百姓遭殃

匪賺兵關委員倒竈

第三十回 牛鬼蛇神前塵若夢

美人香草本事成詩

第三十一回 隱綠天再入黃梁

訪赤松同迷白雪

第三十二回 識草書酒令翻新

吟短律詩情入古

第三十三回 耐歲寒三友話深情

奮舌戰五倫宣奧義

第三十四回 一堂傾蓋合誦南華

拾級登山共尋蘭若

第三十五回 調律呂初聞空谷音

對嫦娥再彈流水曲

第三十六回 地老天荒成絕憾

筆酣墨飽訴餘哀

酒惡花愁錄 上冊



第一回 剔青釭新填感逝詞 浮綠蜩小集迎秋院

繞屋梧桐樹。甚淒清風亭月榭。夜深零露。觀裏桃花今在否。記得劉郎前度。恁蕭索不禁遲暮。十丈紅塵騰大地。便商量無計留君住。尋舊影。更何許。青林可憶來時路。念平生牢愁鬱勃。祇今誰訴。滾滾英雄淘欲盡。愁看大江東去。儘化作落英飛絮。同學少年頭未白。料韶光莫遂華顏駐。千萬事。待君語。右調金縷曲

看官。大凡天下頂哀感頑艷的文字。總不出乎那些傷離念舊的事情。這是人通曉得的。卽如這一闋詞。雖然填得不甚高明。但是那一種宛轉哀楚的聲調。却也覺得淒迷欲絕。音之感人。古今一致。再要遇着那金石不渝的情感。可

眞是要使人雙淚俱下了。且住在下這一部書。不是彰明較著的自命爲一種社會小說麼。爲何開宗明義。就拿出許多蕭蕭颯颯風景敗清興的話頭來打擾看官。這豈不是和最近出現的許多大小說家。一同犯了那堆砌捏造。挿科打諢的毛病麼。咳。看官。常言道得好。語非一端。事各有因。欲知就裏。請看下文。儻能够仔細看去。或者可以知道在下這本小說。不是專幹那堆砌捏造挿科打諢的頑意兒。就是在下自己。也可以微倖脫去一箇時髦小說家的徽號咧。閑話少題。却說江西省城百花洲。原來也可算是中國略有名的勝地。每當夏季時候。柳烟擁月。荷風送涼。書舫歌樓。遊人如織。直待到漏下三更。兀自遊興未闌。笙歌不輟。只是一層。這些來往的遊人。約計顯宦的公子們。占了十分之五。大家的婦眷們。占了十分之三。其餘那些惡少無賴。專以弔膀子。丟眉眼。爲營業的。又占了十分之一二。若是逢星期日。那些男女學生。又額外加了一

二成。至於那些傷今喟古。提風挈雅。的有心人。却真是少而又少。這不是在下故意要說這些腐氣薰人的學究話。看官如是不信。只要看那一座湖心高峙的蘇翁亭。忽然變了一座雀籠也似的西式樓房。房內擺起大餐檯子。樓外裝起玻璃櫥子。櫥子裏面擺了許多光怪陸離的時新小說。以及那冠蓋亭側的假山石。忽然失掉許多。一座冠蓋小亭。忽然變了一所大大的茶館。只剩下湖東一座問影廬。和一所全省圖書館。沒加別的裝飾。但這兩處眼見得是門可羅雀。無人過問的。把這許多事情想一想。豈不是真正令人可恨麼。光陰易過。又是早秋。漸漸到了八月初四的那一天。却有幾位悲秋客。提壺挈榼。避却這種塵囂的地方。一逕尋着一個冷僻的所在。這個所在。名叫迎秋院。倒也清幽得狠。曲檻迴廊。危亭小榭。件件俱備。更有半畝方塘。樓臺倒影。不過少幾絲疎柳。數葉殘荷而已。這幾位客人。就揀了一所小小亭子。大眾坐下。將所帶的肴

酒。一一拿出。還有的身上帶了短簫。有的身上攜了棋局。也都一一拿出。便一齊淺斟薄酌起來。就中有兩個人。就先在一個小炕上面坐下。擺開棋局。手裏各人擎着一個酒斗。却都是沈默靜穆。活畫出一幅用心尋子路的神情。下面約有四五個人。有兩個人在那裏正心誠意的談話。一對眼光。却像畫了平行線似的。旁邊一個帶點愁相的人。年紀約在二十三、四左右。一面喝酒。一面却拿着那枝五寸長的引鳳簫。上士五六的吹個不了。兀自吹不大響。看他放字的手指兒。也像不大靈便。只聽得有個年紀大點的。在旁邊笑着說道。音樂講習所都沒進過的人。何必在這裏技癢。恐怕免不了要貽笑大方咧。那吹簫的聽了。也就笑了一笑。隨即取手巾將簫擦了一擦。遞給上首一個帶近光眼鏡的道。慙愧慙愧。還是要請教斲輪老手呢。那人微笑接了。却不便吹。擎着簫還是在那裏張望四圍的景物。一會兒那起先吹簫的人。却又立起來在亭子裏

踱來踱去。口裏又好像是唱着甚麼歌。又略有點像小曲兒。兩隻手却在那裏把……把……的拍板。忽然那擊簫的。向着他說道。你唱的可是鄭板橋的道情麼。腔調却是有點不對。你要我吹簫。我何妨將這個調兒吹給你聽呢。這人聽了。就拍手道。頗聞頗聞。於是那吹簫的人。喝了口茶。便凝神靜慮的吹了一齣。那要他吹的。不待聽完。兀自歡喜的跳個不住。忽地又跳到那兩個着棋的面前。拉着說道。我們大家坐在一搭兒暢談不好。何必在這裏吃這個悶頭子呢。那兩人笑了一笑。也就把局收了。便問道。還有酒麼。大眾應道有有。於是。一齊圍團坐下。却說這在上面下棋的兩個人。年齡約都在四十以外。一個有鬚。一個無鬚。那無鬚的却是一副大近的眼睛。自從他這兩人入座之後。覺得大家都眉飛色舞起來。不像從前那各行其是的样子。這兩人的語言態度。處處都覺得爐火純青。那個無鬚的。雖略有點豪氣未除。却也像是飽受了種種經驗的。

人和方纔那個愁跳的少年。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這也是學問性情。各有定分的了。但是論起他們這些人的臭味來。却居然沒有兩樣。所以大眾一搭兒。鬯談悲歡離合。無處沒有動人的情致呢。當下只聽得那個有鬚的把着酒徐徐說道。人事代謝。時序如流。一樣秋風。幾家庭院。我們今天團聚在這個所在。自然是人生不多得的良會。卻是看看這個地方的佈置。明窗淨几。畫閣珠簾。沒有沾染着絲毫時髦氣象。豈不很像一個大家故舊的庭院麼。咳。舊時門巷。是別姓人家新畫梁。這其間真不知不覺的令人動了華屋山邱之感。我們橫豎是愛替人家管閒事的人。何妨作爲莫須有的事情。在這裏酹酒一杯也好。消消我們胸中的磊塊呢。說着便滿斟一杯。當真向空中酹了。仍舊歸座。忽聽得旁邊有一人接着說道。側身懷古。固然是我們應有的事。但是也犯不着在這歡樂場中尋苦腦。要曉得我們今天的佳會。有三難得。南昌省城百花洲之

外。還容得這個幽靜地方。一難得。有這個幽靜地方。卻又沒有許多俗物來敗興。二難得。我們今天無意見聚攏的。又卻是幾個沆瀣一氣的人。三難得。有這三難得。再也用不着提起別的傷感了。須知今日的時代。容不着傷心人別有懷抱呢。說到這裏。接上又一個人說道。無意中牽出許多的愁緒。這便是這家庭院的罪過了。聽說這家庭院。不久就有人用重價購去。又聽說有一個聲勢煊赫的土豪。要獨自來實行盤踞。到了那時。我們要來這裏團聚。卻又不能的了。這樣看來。又何必不得過且過。尋尋眼前的快活主義呢。這兩個說話的人。一個便是那起先坐着談話的一個。便是笑那愁跳少年吹簫的。還有一個起先談話的人。卻已經紅潮暈臉。幾幾乎不勝酒力的樣子。當下這兩人說完之後。大家也都應聲道。不錯不錯。這些無益的愁悶。本不應該拿來擺在心上的。可巧只有那愁跳的少年。當這個時候。獨自皺着眉頭。一言不發的呆坐。不消

說是和方纔的情形。大大的不對了。大家覺得有些詫異。知道動了一種不言而喻的傷感。便一齊勦着他道。這裏有座小樓。我們何妨去登眺登眺。大家說罷。只聽得他長嘆一聲。接着吟道。人世幾回傷往事。酒酣何處覓樓登。恰好那個豪氣未除的先生。正立在他背後。便在他肩上輕輕的拍了一下道。這兩句居然成了一副天然的集聯。雖然對不甚工。卻也寄託深遠。可兒可兒。只是太傷感些罷了。這時那有鬚的。早已拿了一壺酒。幾個酒斗。做個發起人道。上樓去上樓去。于是一個個踱上樓來。就是那不勝酒力的人。也不肯向隅。便也一同顛之倒之的上了樓。這樓上雖不十分宏敞。卻也有幾具棹檣。便大家一同坐下。卻是這位愁跳少年。還是一言不發的納悶。那有鬚的便斟兩大杯酒。向着愁跳少年說道。我們萬事拋開。對乾一杯何如。說着便一飲而盡。那愁跳少年也雙手接過飲了。兀自還不言語。他旁邊坐着那最初在樓下談話的人。看

見他那樣拼命的喝酒。便仰着他鄭重說道。我勸你這酒少飲些。還得珍護自己的身體呢。留下這種良會多會幾回不好麼。熬跳少年仍是似聽見非聽見的。唔了一聲。這個當兒。大家都覺得有點不歡。那有鬚的。便立起身來提議道。今天這種情形。大半是我的罪過。我現在要立功贖罪。提議一件事情。凡是在座的人。大家都要說段兒逸文趣史。解解愁悶。無論關於人家或是關於自己。都要以不涉哀感爲主。不的唱句戲兒也得。大家贊成麼。大家聽了。都道贊成。這時熬跳少年也忽地擲杯而起道。我也贊成。就占先僭唱兩句兒罷。于是就拍着棹子。唱了幾句斬黃袍的慢二六。唱到第五句。覺得嗓子提不起來。便飛也是的。跑下樓去喝茶去了。其餘的也都一一下來。仍舊坐下。待重新要他唱時。他卻再也不肯。于是輪流過去。一家談了一段逸聞。一時間逸興遄飛的了不得。只可惜夕照在山。新蟾掛樹。大家也就欲留不得了。只因這一散。便覺得

酒邊愁緒依依在。臥後清宵細細長。

第二回 窗外天桃驀驚午夢 筵前華燭絮話歸心

話說這幾人分手各散之後。有的歸家尋兒女之歡。有的挑鐙味楮墨之樂。暫且不表。單說那位愁跳少年。依照他的鄉井郡邑說起來。在南昌卻也是個客居。當日回到下處。心裏依然不甚爽快。兼因爲多飲了兩杯酒。並身體也覺得不舒服起來。於是喝了口茶。書也懶得看。便草草的向床上躺下。少一會兒。卻聽得窗外風聲颯颯。再停會兒。那風漸漸的大了。這人正睡在牀上默誦一句悲哉秋之爲氣。猛然間聽得譁喇一聲。好像倒了一堵牆是的。當下吃一大驚。仔細定一定神。原來是一場大夢。自己卻還假寐在一個狠清潔的小書案上。窗外兩株嬌灼灼的桃樹。含苞待放。這樣看來。分明是春光最好的時候了。於是打個欠伸。立了起來。正待盥漱。只見一個齋夫。送上一封信進來。方待拆看。